

基于语料偏误分析的汉语二语量词“个”分级教学研究

王雅萱

浙江传媒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8日

摘要

本文聚焦汉语二语教学中量词“个”的习得困境, 基于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中初、中、高三级汉语水平学习者的语料数据, 采用定量统计的偏误研究方法, 系统考察不同水平学习者量词“个”的使用特征及偏误规律。研究发现: 量词“个”的偏误率随汉语水平提升呈现非线性变化特征, 整体呈现“两极高中间低”的U型分布态势。基于此, 本文提出分级教学建议, 初级阶段, 以量词“个”为核心建立量词概念图式; 中级阶段, 系统拓展量词网络并固化规则; 高级阶段, 精准辨析近义量词, 实现得体输出, 为汉语二语量词教学提供借鉴。

关键词

量词“个”, 汉语二语教学, 语料库偏误分析, 分级教学

A Corpus-Based Error Analysis of the Classifier “ge” in TCSL: Graded Teaching Research

Yaxuan W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Zhejiang,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June 9, 2026; accepted: July 15, 2026; published: July 28,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acquisition difficulties of the classifier “ge”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CSL). Based on corpus data from elementary,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Chinese proficiency learners in the Global Chinese Interlanguage Corpus, this paper adopts quantitative error

analysis methods to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 the usage characteristics and error patterns of the classifier “ge” among learners at different proficiency level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error rate of the classifier “ge” exhibits a non-linear pattern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Chinese proficiency, showing an overall U-shaped distribution characterized by high error rates at both ends and low rates in the middle.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proposes suggestions for graded teaching: at the elementary stage, establishing conceptual schemata of classifiers centered on “ge”; at the intermediate stage, systematically expanding the classifier network and consolidating rules; and at the advanced stage, precisely distinguishing synonymous classifiers to achieve appropriate output. This research provides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lassifiers in second language education.

Keywords

Classifier “ge”,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CSL), Corpus-Based Error Analysis, Graded Teachi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汉语中，“个”是使用范围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量词[1]。在汉语二语教学中，“个”是学习者最早接触到的量词，也是最容易出现偏误的量词[2]。由于“个”这一量词具有语义空泛、搭配限制少等特性，学习者很容易将其过度泛化，视作“万能量词”而随意使用。在汉语二语习得过程中，除了“个”的泛化使用问题，学习者还常常因对量词语法结构理解有误，出现量词遗漏，或者将“个”误置于不恰当的句法位置、赋予其不恰当的语法功能等问题。此外，量词的学习并非一蹴而就，在这一持续渐进的学习过程中，不同水平的汉语学习者呈现出了不同的量词偏误情况。这些情况给量词“个”及其他相关量词的教学带来挑战。

尽管学界针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时量词“个”的习得问题进行了大量探讨，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当前研究在对象选取上较为宽泛、笼统，未针对不同汉语水平学习者之间的差异进行研究；第二，现有研究成果多依赖于问卷调查或者教师经验总结，缺乏大规模、连续性语料的实证研究作为支撑；第三，当前研究聚焦于量词“个”的泛化使用现象，而没有关注到量词“个”的其他偏误[3]。语料库偏误分析无疑是弥补上述研究不足的突破口。通过深入分析汉语二语习得者的大型真实语料库，我们能够系统地全面地探究外国学习者在习得汉语过程中出现的各类偏误现象，精准挖掘其背后偏误的原因，并据此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教学策略。

本文以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内 21,735 条包含量词“个”的中介语熟语笔语语料作为核心数据支撑，运用定量研究方法展开探究，并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不同汉语水平的习得者在运用量词“个”时会出现哪些偏误，这些偏误又呈现出怎样的分布特征？第二，如何阐释这些偏误在各汉语水平中的成因？第三，针对不同水平学习者在量词“个”使用上的偏误，如何设计有效的分级教学策略？本文旨在为国际中文教师开展量词教学提供参考。

2. 量词“个”的用法探究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个”作为量词时的用法，有以下四种：

1) 用于没有专用量词的名词(有些名词除了用专用量词之外也能用“个”),比如,“三个苹果”“一个理想”“两个星期”“五个学校”;

2) 用于约数的前面,使句子显得语气轻松、随便,比如,“哥儿俩也不过差个两三岁”“一天走个百十里,不在话下”;

3) 用于带宾语的动词后面,有表示动量的作用(原来不能用“个”的地方也用“个”),比如,“见个面儿”,“说个话儿”;

4) 用于动词和补语的中间,使补语略带宾语的性质(有时跟“得”连用),比如,“吃个饱”“玩几个痛快”“笑个不停”“雨下个不停”“猜了个八九不离十”“扫得个干干净净”[4]。

在上述四条“个”的用法里,第一条就是“个”作为通用个体量词的常规用法,该用法遵循“数词 + 量词 + 名词”的语法结构。除此之外,“个”还存在一些特殊用法。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这些特殊用法中“个”是否仍应被视作量词,学界尚未达成统一共识。鉴于后文的偏误分析将涉及到“个”的其中几条特殊用法,本文在此对前人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

2.1. “V 个 NP” 结构

“V 个 NP”结构,即动宾短语的动词 V 和受事宾语 NP 之间有一个“个”字。吕叔湘最早对“V 个 NP”结构的语法表现展开分析,他指出“个”看似作用于 NP,实则是作用于 V [5]。李炜提出,在“V 个 NP”结构中,“个”既可以是量词,也可以是非量词[6]。例如,在“吃个梨”“等个人”“买个篮球”“开个房间”中,“个”为量词;而在“吃个苦”“理个发”“解个闷”“开个绿灯”中,“个”并非量词[6]。他还认为,当“个”在“V 个 NP”结构中作量词时,NP 只能是殊指(有指);当“个”不作量词时,“V 个 NP”结构中的 NP 是泛指类名词。对于“V 个 NP”结构中“个”的语法意义,学者陆志军指出,非量词“个”具备两种语法意义:一是表时间性界限的限时体标记,二是表态度性界限的主观语气标记[7]。前者体现了“个”对未然、方然、曾然或已然事态的界化特性;后者则体现出“个”具有小量性、低估性或轻松随便的语气。

2.2. “V 个 VP” 结构

关于“V 个 VP”结构的句法与语义特征,以及该结构中“个”的性质和功能,学者尚新将当前学界的基本观点归纳为三类。第一类观点将该结构视为述宾结构,认为量词“个”具有使后面的形容词或动词体词化的作用[8]。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赵元任、朱德熙、邵敬敏等。其中,朱德熙指出,“形容词或动词前边加上‘个’变成体词性结构以后充任宾语”,并且“表示程度高”[9]。第二类观点将该结构看作述补结构,以丁声树、游汝杰、聂志平等为代表。他们认为,此结构由动词 V 及其补语形式“个 VP”构成,表达结果性意义,其中“个”的作用类似于“V 得 VP”中的“得”,是结构助词。第三类观点认为,该结构从述宾型到述补型构成一个连续统一体,这一观点的代表是张谊生[10]。张谊生对出现在该结构中“个”前后的成分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在连续统一体观点的基础上,总结出区分该结构述宾型和述补型的五条标准。

2.3. 指示代词 + “个”

当指示代词“这”“那”直接修饰名词,即名词中心语明确出现时,中间通常需要加量词,例如“这本书”“那座山”“这条路”。而当指示代词“这”“那”单独作主语或宾语,即名词中心语隐含或省略时,后面一般不能加量词。例如,“这(指刚刚发生的事)太突然了,大家都还没反应过来”“那(指之前经历的那次挫折)让我成长了许多”。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里,“个”还有作为量词“些”后缀的用

法,例如“那些个花儿”“这么些个书哪看得完”。这里的量词“个”去掉后,句子的意义也不会发生改变,在这里使用“个”更具有口语色彩,强调了后面修饰的名词,使话语表达更为饱满,语境意味深长[11]。在现代口语中,“这个”“那个”作为惯用的口头表达形式广泛存在,并且在部分地方方言中的使用更为常见。

2.4. “是N”与“是(一)个N”

- (1) 我挺后悔刚才说的话,好像我是个不珍重感情的人。
- (2) 曹县长是个大个子,他身边站着一个精悍的小个子,……
- (3) 可是,他是名学者,咱是个穷学生,不好意思直接找他。

把这些句子里的量词“个”删掉,句子同样成立。这里涉及量词“个”的另外一种特殊用法。学者张伯江、李珍明从词汇、句法、篇章三个层面分别考察了“是NP”和“是(一)个NP”的区别,认为“是NP”倾向于一般性表达,而“是(一)个NP”倾向于主观性表达[12]。学者吕红梅认为,“是N”句式主要用于表示判断N的属性意义,以陈述性为主,其语义特征通常是指同一范畴或同类事物中的一个[13]。而“是(一)个N”句式一般表示对名词属性的描写或强调,具有较强的凸显性语义特征,“是(一)个”指的是不同类集合中的一个类别。“(一)个”在这里的语法功能是强调N的个体化、个别化。她也指出,当“是N”句式中存在表示主语和宾语某种关系的用法时,这种用法下一般在“是”与“N”之间也不能嵌入“个”或“一个”。例如,“他是你亲爹”“我想他是自己的爱人”。

2.5. 量词“个”的相关时间表述

量词“个”在时间表述方面,也有独特的用法规则。在标准时间单位前,是不能加“个”的。例如“三年”“两天”“五分钟”“三十秒”,此时数词直接修饰这些时间单位。这些时间单位本身就被视作量词。而在作为命名或分类的时间词前,则必须加上“个”。像“星期”“月(在表示月份时)”“假期”“节日”等,这些词并非单纯的时间单位,更类似于普通名词,它们表示的是一个被命名的时段。其用法为“数词/指代词+个+时间词”。例如“三个星期”“下个月”“这个假期”“过个节”。对于混合结构,“数词+量词+时间单位”所形成的凝固词块,是不可进行拆分或篡改的。这类词块的对象有“半小时”“半天”“半个月”等,它们是高度凝固的表达,近乎于一个词。其用法是直接使用,不能在其中插入其他数词。例如“休息了半小时”“用了半天时间”“走了半个月”。

针对“个”的特殊用法,学界存在不同观点。部分学者将其作为量词展开研究,而在一些用法中,有学者认为“个”已从量词范畴中分化出来。不过,无论“个”是否仍属于量词,多数关于“个”特殊用法的观点讨论,仍围绕量词这一核心展开。本文将上述“个”的特殊用法统一视作量词进行统计分析。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提及的诸多“个”的特殊用法,多见于现代口语表达。这些用法在现代口语中不受严格语法规则的束缚,具有更为丰富的语言内涵。然而,在书面表达方面,部分表达不够正式,且因缺乏具体约束而显得杂乱无章。在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及笔语熟语语料库中,多对这些用法进行了偏误标注。

3. 研究过程

本研究选取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中的熟语笔语语料作为数据来源。该语料库具有显著优势:第一,数据规模庞大且更新时间较近;第二,语料库中的熟语语料标注清晰;第三,笔语语料可综合考察学生运用汉语的能力,且语体相对稳定;第四,该语料库具备强大的条件检索功能,支持依据HSK等级和汉语水平分别进行检索,这为探究不同学习阶段学习者的量词“个”偏误情况提供了有力支持。

笔者在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字符串一般检索”界面,输入关键字“个”,并将检索范围设定为中介语熟语料库中的笔语部分。在检索条件的设置上,分别依据 HSK 等级和汉语水平展开检索。本研究聚焦于与量词“个”有关的使用偏误,不涉及“个”的书写错误以及“个”表示单独的含义(如“个别”“个人”等)时产生的偏误。在此基础上,将所有量词“个”的使用偏误归纳为以下三个类型:

a) 量词遗漏

当“个”缺失导致结构不完整,且语境无法自行补足量词功能时,判定为量词遗漏。例如:

(4) 我二姐是医生,我两【】[Cq 个]妹和我都是大学生。

(5) 我一共在中国六【】[Cq 个]半月,……

(6) 我【觉】[Zc]得青岛是【】[Cq 个]很美丽的城市。

(7) ……你也可以感到那【】[Cq 个]时代的【气味】[Cb 氛围]。

b) 量词冗余

若出现两个及以上量词并列使用,或删除“个”后不影响句子语义表达时,判定为量词冗余。例如:

(8) 我也喜欢【一】[Cd]【个】[Cd]帅气的男生。

(9) 【那】[Cb 今]【个】[Cd]天我吃鸡蛋……

c) 量词误代

“个”替代了在语义或语用上更为合适的专用量词,或者其他量词替代了语义或语用上更为合适的量词“个”。例如:

(10) 那【个】[Cb 句]温柔的话,……

(11) 在一座高山上的一【座】[Cb 个]庙里,……

(12) 我也是她的第一【次】[Cb 个]男朋友。

鉴于熟语语料库已对语料进行了初步的偏误标注,包括词语误用[Cb]、构词成分不全[Cbq]、缺词[Cq]、多词[Cd]等,为提高偏误标注的准确性和效率,本研究首先对量词“个”的偏误进行一轮初步诊断,包括判断“个”的使用是否存在偏误、定位量词“个”的具体偏误内容以及归类偏误类型。统计工作完成后,进行两轮人工复核。第一轮人工复核由一名研究人员独立完成,对分析结果进行全面审查和修正;第二轮人工复核由另一名研究人员对第一轮复核结果进行再次核对,确保偏误标注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4. 研究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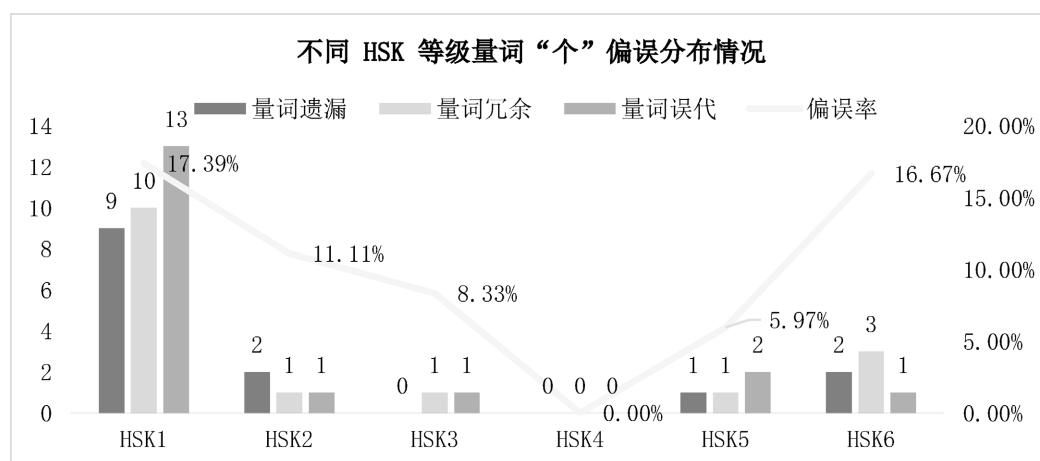
基于前文所阐述的研究过程开展研究后,得到的研究结果如下:

4.1. 不同 HSK 等级的量词“个”偏误

笔者通过在检索条件中对 HSK 等级加以限定,依次获取了 HSK1 至 HSK6 各个等级的语料,其数量分别为 184 条、36 条、24 条、23 条、67 条和 36 条。依据前文所述的统计标注方法,不同 HSK 等级的汉语二语学习者量词“个”的使用偏误情况如图 1 所示。

通过观察图 1 能够发现,不同 HSK 等级学习者在使用量词“个”时,偏误情况存在差异。总体而言,偏误率并未随着 HSK 等级的提升而持续降低,而是呈现出波动变化的态势。具体来看,HSK1 等级学习者的偏误率最高,达到了 17.39%。随后在 HSK2-HSK4 等级中,偏误率有所下降。由于按照 HSK 等级分别检索时,所获取的语料库数据量相对较少,在 HSK4 的 23 条语料中,并未发现量词“个”的使用偏误情况,因此该等级的偏误率为 0%。然而,到了 HSK5 等级,偏误率又有所回升。HSK6 等级的偏误率更

是再次上升至 16.67%。



*偏误率的计算方式为：该 HSK 等级的偏误数量除以该 HSK 等级所对应的语料数量。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errors involving the measure word “ge” across different HSK levels

图 1. 不同 HSK 等级量词“个”偏误分布情况

从量词“个”的偏误类型来看，量词误代的次数最多，共计 18 次；量词冗余有 16 次；量词遗漏为 14 次。进一步分析发现，在 HSK 初级阶段，量词误代主要表现为通用个体量词“个”误代专用量词，例如：

(13) 我借朋友几【个】[Cb 件]衣服和洗澡可以【】[Cq 用]的东西。(HSK1)

(14) 这【个】[Cb 次]旅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HSK2)

而到了 HSK 较高阶段，汉语二语习得者量词误代所涉及的量词难度有所提升，甚至出现了专门量词误代“个”的情况，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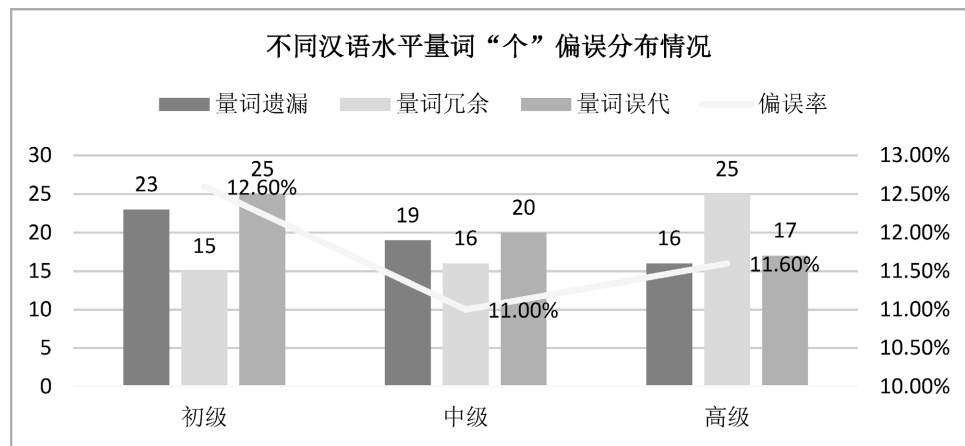
(15) 从儿子的大学来了一【堂】[Cb 个]电话。(HSK6)

通过对不同 HSK 等级检索分析语料的情况进行梳理，我们能够发现一些整体规律。然而，各 HSK 等级的语料数据量相对较少，尤其是 HSK3、4 级的语料数量没达到大样本统计的标准，这就使得针对不同等级开展具体偏误分析变得困难。为了进一步验证得到的偏误分布规律，并且对不同层次的学习者做更深入的分析，本文又按照汉语水平的不同进行了统计。

4.2. 不同汉语水平的量词“个”偏误

笔者在检索条件中对汉语水平等级进行了限定，依次获取初级、中级、高级水平的语料。由于各水平对应的语料数量都远超 500 条，而该语料库单次下载的最高限制为 500 条，因此，依据语料库算法规则，对汉语水平三个等级的语料都进行了随机抽取下载，最终每个等级的语料数量都为 500 条。依据前文所述的统计标注方法，不同汉语水平的汉语二语学习者量词“个”的使用偏误情况如图 2 所示。

根据图 2 可知，三个汉语水平等级的整体偏误率处于相对接近的水平。对比图 1，不同汉语水平量词“个”偏误分布情况仍呈现出一定的初级和高级偏误较高、中级偏误较低的 U 型分布趋势，不过这一趋势并不十分明显。这表明，尽管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偏误率有一定波动，但并未呈现出随着水平提升而大幅降低，量词“个”的使用偏误问题在各个水平阶段都较为突出，需要持续关注并开展针对性教学。



*偏误率的计算方式为：该汉语水平的偏误数量除以该汉语水平所对应的语料数量。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errors involving the measure word “ge” across different levels of Chinese proficiency
图 2. 不同汉语水平量词“个”偏误分布情况

从量词“个”的偏误类型来看，量词误代的次数最多，为 62 次；量词遗漏 58 次；量词冗余 56 次。值得注意的是，量词遗漏和量词误代的次数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减少，但量词冗余的次数却逐渐增加。

初级汉语水平学习者的量词误代现象最为突出。与 HSK 初级考试中的偏误表现一致，初级汉语水平学习者的量词误代主要呈现为通用个体量词“个”对其他专用量词的误代。在此类量词误代情形中，所涉及的量词相对简单，并且量词与所修饰的名词之间不存在其他复杂成分。初级汉语水平学习者的量词误代还主要体现在用量词“个”误代抽象名词上，如“闹一个[Cd]矛盾”“一个[Cb 种]文化”“两个[Cb 种]语言”。初级汉语水平的量词遗漏次数也较多，主要体现在对基础的“数词 + 量词 + 名词”语法结构掌握不到位。此外，初级汉语水平学习者已经存在指示代词“这”“那”后多加“个”的偏误，例如

(16) 这【个】[Cd]是我来中国以后第一次吃过这么好吃的中国菜。

这在中级和高级汉语水平偏误中更多见。在量词冗余方面，初级汉语水平学习者也出现了动宾短语搭配多“个”的情况，例如“交个[Cd]朋友”“来个[Cd]电话了”。由此可见，初级汉语水平学习者基础量词知识掌握较薄弱，而且还伴随着其他语法错误。

中级汉语水平阶段，量词误代次数依然最多，但量词误代的难度有所提高，且量词和名词之间的成分更为复杂，例如“第二个[Cb 次]世界大战”“一个[Cb 台]电脑”“一个[Cb 匹]马”，还有“一位[Cb 个]男孩子”“一副[Cb 个]高高的鼻梁”“第一次[Cb 个]男朋友”等其他量词误代“个”的偏误。涉及指示代词、动宾短语和“个”搭配的偏误在中级汉语水平学习者中仍然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中级汉语水平阶段，涉及时间的量词表达偏误增多，例如量词冗余“四个[Cd]五个小时”，量词遗漏“六[Cq 个]半小时”“六[Cq 个]半月”“当时我仅仅[Cq 个]六月”等。另外，在判断句里，中级汉语水平学习者开始出现“是个……”的偏误，例如“看起来他们是个[Cd]农民”。在中级阶段，学习者对基础的量词“个”用法掌握有所提升，但涉及量词“个”特殊用法的偏误逐渐增加。

在高级汉语水平阶段，量词冗余偏误类型次数最高，量词“个”的基础用法偏误仍然存在，但主要是量词“个”的特殊用法偏误较多。在判断句方面，出现偏误，例如

(17) 但是实际情况【下】[Cd]我还是【个】[Cd]爸爸的小女儿，……

(18) 我父亲是【】[Cq 个]很喜欢看书的人

在指示代词使用方面,也存在偏误,例如

(19) 他妈妈【这】[Cd]【个】[Cd]受不了,跳入水里,想打死大鱼

(20) 我那个一次来中国后.....

在高级汉语水平阶段,学习者往往积极尝试运用更为复杂的语言结构来表达自身想法。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容易出现知识混淆的情况。同时,即便对于基础量词“个”,学习者有时也会因疏忽大意而出现使用错误的情况。

5. 偏误成因分析

基于上述语料统计分析发现,量词“个”的偏误率随学习者汉语水平提升整体呈现 U 型变化趋势,即初级和高级学习者偏误率较高,而中级学习者偏误率相对较低。这一非线性变化特征与二语习得中的中介语理论相契合。美国学者 C. Adjemian 曾提出中介语具有反复性特点,即中介语的发展不是直线形的,它逐渐接近目的语的过程是反复的、曲折的[14]。由此可见,量词“个”的偏误情况不仅是汉语教学的局部问题,更为观察二语习得相关理论提供了新的窗口。以下将从目的语规则泛化、回避策略和石化现象三个维度,对上述偏误分布特征进行成因分析。

5.1. 目的语规则泛化

目的语规则泛化是指学习者在掌握了一定的目的语规则后,将其不适当地扩展到新的语言现象中,从而产生偏误[15]。对于初级汉语二语学习者来说,他们尚处于汉语学习的起步阶段,对量词“个”最基本的用法尚未掌握扎实。不仅如此,他们还容易将量词“个”的基础用法错误地套用到其他语法规则上,这使得他们在学习过程中量词“个”的使用偏误率居高不下。而高级汉语水平学习者,他们已经接触了量词“个”的特殊用法,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汉语语法知识。然而,在实际的语言运用场景中,由于对所学规则的理解不够精准,常常会出现过度概括规则以及错误应用规则的情况,从而也导致量词使用出现较多偏误。

5.2. 回避策略的使用

回避策略是学习者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为了避免出现错误或表达困难而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当学习者对某个语言点的掌握不够自信时,他们往往会选择回避使用该语言点,或者使用自己熟悉的、相对简单的语言形式来替代。汉语中的量词“个”使用规则较为复杂,需要学习者具备一定的语言能力和语境理解能力。而且在正式的书面语中,量词“个”的使用通常更加规范和严谨,需要选择与名词搭配恰当、语义准确的量词。但有些学习者为了保险起见,在书面语表达中也会大量使用通用量词“个”,使得语言显得不够准确和规范。这种回避策略反映了学习者对特定语境下量词使用的信心不足。尤其对于中级汉语水平学习者来说,虽然他们已经学习了部分复杂的量词和新的语法结构,但在实际表达中,为了避免出错,他们可能会选择回避使用更高级的表达。这可能是中级汉语二语习得者偏误率较低的原因之一。

5.3. 石化现象

Selinker 认为,“语言石化现象是指外语学习者的过渡语中一些语言项目、语法规则和系统性知识趋向于固定下来的状态。年龄增长和学习量的变化对改变这种固定状态不起作用”[16]。在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出现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即语言水平不再有明显的提高,同时一些语言错误会反复出现,难以纠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学习者达到中、高级汉语水平阶段,即便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汉语量词知识,却仍可能受石化现象的制约,使得在初级阶段就已出现的量词“个”的基础使用偏误问题持续存在。学习者在初级和中级阶段形成的一些不正确的语言习惯,如果

不及时纠正，会在高级阶段继续存在并固化。随着学习的深入，他们虽然接触到了更多的量词和正确的搭配方式，但由于旧有习惯的顽固性，仍然难以改变原有的错误用法。

6. 分级教学对策设计

6.1. 初级阶段：夯实基础，建立概念

在初级阶段的汉语量词教学中，首要任务是帮助学生建立“数词 + 量词 + 名词”这一核心结构的基本概念^[17]。由于学生在母语中可能没有类似量词的语言体系，这一概念的建立至关重要，它也是后续学习量词的基础框架。教师可以通过具体且生动的例子，比如“三个苹果”，清晰阐释每个部分的作用和位置。明确指出“三”作为数词，其功能是表示数量；“个”作为量词，起到修饰名词的作用；“苹果”则是被修饰的对象，是名词。在这个阶段，通用个体量词“个”可以充当语法结构教学的工具。教师不必将教学重心放在指出量词“个”的误代问题上，可暂且忽略量词“个”的泛化问题，初级阶段的教学核心在于让学生初步领会量词在汉语句子中的语法地位和语义功能。

当学生掌握了汉语量词的基本语法结构之后，教师应着重教授最高频的 5~8 个量词。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量词的基础用法，直观教学是关键手段。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实物、图片、视频等直观教具，展示量词的常见搭配。同时，教师可以在量词教学时引入手势，如“一本书”用手比划厚度，“一条鱼”用手指划长条。通过身体记忆强化“不同名词对应不同量词”的底层规则，而非仅靠语法讲解。课堂教学中教师还可以设计购物、旅行等生活场景进行互动操练，让学生在生动有趣的情境中初步领会量词的语法地位和语义功能。

6.2. 中级阶段：扩展系统，强化规则

进入中级阶段，学生已具备一定的量词基础，而中级阶段偏误率的“降低”往往并非真实能力的提升。为规避错误，学生倾向于在所有语境中使用简单基础的量词表达，从而掩盖了量词系统的真实掌握情况。因此，本阶段的教学重点一方面是系统扩展常用量词，引导学生理解量词选择的语义依据，包括形状、功能、类别等维度，使其初步感知“个”虽为通用个体量词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是主动创造“无法回避”的语境，帮助学生克服回避心理，鼓励他们敢于尝试使用不同的量词，切实提高量词使用的主动性和准确性。

针对回避心理的具体干预，教师可以在量词教学时纳入奖励机制，学生每主动使用一次非“个”的专用量词，即使搭配有误也可加 1 分勇气分，用对再加 1 分准确分。通过正强化对冲回避心理，让学生切实感受到冒险犯错比安全回避更有价值。同时，教师还可以设立“禁个时间”，在特定课堂讨论中规定学生禁止使用量词“个”。若想说“一个人”，必须强迫自己说出“一位同学”或“一名学生”。这种强制机制能迫使学生从心理舒适区走出，激活已学的被动词汇。

量词辨析教学是中级阶段的重点内容。教师应该选取与“个”容易混淆的量词，如“位”、“次”等，进行详细辨析。通过对比不同量词的语义内涵、用法规则和搭配对象，让学生明确在什么情况下应使用“个”，什么情况下应换用其他量词。此外，进入中级阶段后，学生已接触多种语法结构，教师需引导其对量词“个”的部分特殊用法进行归纳总结。系统讲解与表达时间相关的量词的使用规则，让学生明白这些量词在时间表达上的适用语境。同时，也可以梳理动宾短语搭配中量词“个”的特殊情况，区分量词的书面和口语用法，让学生清楚此类搭配里量词“个”的使用缘由和语义特点。

6.3. 高级阶段：深化辨析，表达得体

高级阶段的汉语量词教学面临特殊挑战，学生虽已掌握大量量词知识，但“个”的偏误率却随水平

提升出现 U 型回升, 其中“量词冗余”成为最突出的问题。这一阶段的核心目标在于让学生掌握近义量词和非常用量词的细微差别, 清晰把握“个”的语义边界和语用功能, 有效减少“个”对专用量词的误代, 同时掌握“个”的特殊用法。

深度语义辨析仍是提升教学效果的关键策略。教师应针对高频误代量词组开展精细化语义特征对比分析, 引导学生精准把握不同量词之间的语义差异。教师可以开展量词“个”的专题教学, 组织学生讨论探究, 引导他们自主明确“个”的适用范围和限制条件, 分析哪些情况下用“个”合适, 哪些情况用其他量词的表达更得体, 从而深化对“个”适用边界的理解。针对高级阶段冗余错误增多的现象, 教师可以在写作训练中, 要求学生在每次写作终稿提交前, 专门花 2 分钟用红笔圈出文中所有“个”, 每圈一处必须批注自己使用“个”的原因, 从而让学生先自己检验“个”的用法, 培养有意识的语法形式监控习惯。除了自查, 还可以加入“同伴互查”环节, 教师将高级学习者分成两人一组, 每次写作任务后, 安排 10 分钟的同伴纠错环节, 教师可以提供检查纠错的内容类目, 比如专门统计对方文章中“个”的出现次数, 并逐个判断其是否可删、可换或必留。

在特殊用法方面, 教师需详细讲解“个”在判断句中的运用、“个”与指示代词搭配的情况等。通过丰富的例句和实际语境, 让学生全面、深入地了解“个”的语义和语用功能, 提升其准确运用量词“个”的能力。此外, 语料既是用以开展偏误研究的工具, 也是驱动学习的有效方式。教师可以引导学习者自行分析语料库真实语料, 让学生置身于实际的语言使用场景中, 自主归纳量词使用的规律, 进而增强语感。

7. 结语

本文通过对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深入挖掘, 揭示了不同汉语水平学习者在量词“个”使用上所呈现出的偏误规律与特点。基于这些研究成果, 本文进一步对这一现象展开偏误成因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 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适用于不同等级汉语学习者的量词教学策略。受研究条件、研究时间以及个人研究能力等因素的限制, 本文仍存在一定不足。在语料收集方面, 虽依托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 但样本的覆盖范围仍有待进一步扩大; 在研究方法上, 偏误分析主要基于语料库的定量分析, 定性分析相对不足, 对学习个体差异的考量不够深入。针对当前研究存在的这些不足, 未来研究将进一步拓展研究深度与广度, 为推动汉语二语教学努力。

参考文献

- [1] 贺群. 汉、维语个体量词“个”和 *danɛ* 的认知语义特征比较[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38(3): 129-134.
- [2] 王重阳, 王建民. 留学生量词“个”使用偏误分析及对外汉语量词教学策略[J]. 科教导刊, 2021(25): 69-71+121.
- [3] 余珊珊. 基于中介语语料库的量词“个”的偏误分析[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重庆大学, 2012.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编. 现代汉语词典[M]. 第 7 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5]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6] 李炜. “V 个 N”结构[M]//语法研究与探索(第 6 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163-170.
- [7] 陆志军. 动宾式短语“V 个 NP”的语法特性、时体意义与句法结构[J]. 语言科学, 2022, 21(5): 498-508.
- [8] 尚新. 时体、事件与“V 个 VP”结构[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9, 32(5): 28-37.
- [9]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10] 张谊生. 从量词到助词——量词“个”语法化过程的个案分析[J]. 当代语言学, 2003(3): 193-205+285.
- [11] 杨胤. 显赫范畴量词“个”及对外汉语教学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18.
- [12] 张伯江, 李珍明. “是 NP”和“是一个 NP”[J]. 世界汉语教学, 2002(3): 59-69+3.
- [13] 吕红梅. 现代汉语量词“个”的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2011.

- [14] Adjemian, C. (1976) On the Nature of Interlanguage Systems. *Language Learning*, **26**, 297-320.
<https://doi.org/10.1111/j.1467-1770.1976.tb00279.x>
- [15] 刘嘉铖. 基于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泰国留学生常见语法偏误分析[D]: [硕士学位论文]. 广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4.
- [16] Selinker, L. and Han, Z.H. (1996) Fossilization: What We Think We Know. *EUROSLA 6: Proceedings of the 6th Europea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onference*, Nijmegen, 30 May 1996, 30-32.
- [17] 唐淑宏. 对外汉语量词教学的偏误分析[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2): 105-108.